

命題作文的深度審題與多元思考

陳伯軒*

摘 要

審題與立意是作文首要的步驟，在諸多的作文教學研究中都有所強調。然而絕大多數陳陳相因，並未更深入研探審題與立意的方法。本研究以教學經驗，配合相關論述，提出利用「回歸身體經驗」來助於深度審題。並且以「多元思考」作為立意創新之方法。回到身體經驗的認知，有助於我們具體化業已熟悉的詞彙，也有助於我們去體會文學作品。多元思考可以協助我們設定具創意的主旨，深遠地看，也是一種拓展視野的方法。本文雖只討論深度審題與多元思考，亦足以作為教師與學子的參考。

關鍵詞：命題作文、審題、多元思考、身體化經驗、作文教學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生，Email: s49081026@yahoo.com.tw。

一、前言

命題作文是一種已經先設定題目，然後要求作者依照題目為文的試題型態，這是在學習作文與各項作文考試中，較常見的方式。¹在命題作文教學引導下，必須要先理解題目，然後依照創作者設定的主旨來構思一篇文章。因此，有許多關於作文教學研究的書籍，都強調作文的首要步驟是「審題」與「立意」。但，這兩個寫作的關鍵方法，卻因為太常被提及而顯得陳腔濫調，久而久之，似乎有更多隱藏其中的創作技巧被忽略了。本文鎖定於「審題」與「立意」此兩個首要的步驟，結合實際的創作與教學經驗，分享一己之見，以俾於各級教師與學子參考。²必須特別聲明的是，本文所引用的習作，無論曾發表與否，皆是學生的作品。其中的部分文句經過本人在教學現場進行指導修正，但文章題材與結構鋪陳皆屬學生發想，不敢掠美。

¹ 關於「命題作文」的定義與範圍，許多作文教學研究的論著都缺乏直接而明確的說明，關鍵可能在於「命題」一詞的涵義有爭議。田哲益(1989b：頁 27-28)認為，題目和命題是不同的，题目的句式有許多不同，但無論形式如何，實際都得確認它是理則學上的命題。但依本文的文獻回顧認為，一般談論「命題作文」之「命題」與「題目」沒有區別。有所不同的在於，可以分為「傳統式命題作文」或「新式作文」。「新式作文」包括許多不同的寫作題型，其中於「命題」之外加入「引導說明」者，也是其中一項。本文所謂的「命題作文」定義較為寬泛，舉凡有一「題目」成為寫作的大方向，無論是否有「引導說明」，都可列入本為討論的範圍之中。至於「引導說明」對於「審題」的影響與限制，後文略有提到，可為參考。關於「命題」與「題目」的混用，可以參看王更生(1996：頁 128-129)、蔡世明(2003：頁 203-209)、仇小屏(2005：頁 4-11)。

² 根據審查意見表示，本文對國文教學甚具應用價值，也是值得鼓勵的「行動研究」。因此，希望本文能夠補充關於行動研究的相關理論或資料。然而，本文並不能屬於嚴格意義上的行動研究(若勉強稱之，或可視為行動研究中「行動前的反思」)。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本文的發想，純然由理論思索而產生，縱然在課堂上與學生闡述過相關概念，並鼓勵創作，但在課堂進行中，教授者本身並沒有進行課程觀察與反思。本文的習作，亦非一時一地課堂上學生之創作。正因如此，才使得本文相關創作概念的論述中，所舉的習作並不夠多元而豐富，實乃教學現場所呈現的結果有所限制。

二、回歸身體經驗的深度審題

審題，顧名思義就是審度題意。一般說的審題，都會強調得看清題目的意思。李曰剛的《作文技巧與範例》將「審題」分為「看對題的名字」、「把握題的重點」、「認識題的範圍」、「相度題的性質」四個重點(李曰剛，1976：頁 15-16)；陳滿銘《新編作文教學指導》則增加了「確定寫作的立場」一項(陳滿銘，2007：頁 105-111)。³這些提點都有其重要性，畢竟題意不清或混淆題意當然沒有辦法恰當完成一篇文章。好比「體諒別人的辛勞」(基測 95-1)寫的固然是別人的辛勞，但真正的重點在於「體諒」。「別人的辛勞」只是「體諒」的目標與範圍而已。若太著重於「別人的辛勞」，而忽略對與「體諒」的著墨，縱使不至於文不對題，也可能使文章失焦。

不過在這個簡單的道理背後，還可以有許多值得深究的問題。題目之所以為題目，畢竟是濃縮了一篇文章的精華，正如蔡宗陽所言「內容是題目的放大，題目是內容的縮小」(蔡宗陽，1977：頁 9)。因此當作文以命題方式呈現時，創作者自然必須更深刻去理解題目各個部分的涵義。

(一) 分析題素

首先我們必須意識到，作文題目上的每一個詞，都應該具備或輕或重的指涉。倘若某個詞組不具意義，則該詞就成了贅語。因此，我們見到題目的時候，自然可以將題目分析成幾個更小單位的詞彙，我姑且稱之為「題素」——即「題目的元素」。

譬如「我從同學身上學到的事」(基測 96-2)，這個題目可以拆解為「我」、「同學」、「學到的事」三個題素。「我」強調的是創作主體的現身，這並不

³ 陳滿銘《新編作文教學指導》將審題重點分為五項，分別為「明辨題目的意義」、「把握題目的重心」、「認清題目的範圍」、「決定寫作的體裁」、「確定寫作的立場」。前四項與李曰剛教授所言大同小異。(陳滿銘，2007：頁 105-111)。此外，田哲益列舉「認清題目」、「審其題意」、「審其涵義」、「審其重點」、「審其範圍」、「審其命題與題目之關係」、「審其體裁」、「決定立場與目的」等八項要點，互有詳略，可供參看。田哲益(1989a：頁 47-51)、田哲益(1989b：頁 26-32)、田哲益(1989c：頁 34-37)。

是要寫一個普遍經驗，而是要以個人經驗為主的文章；「學到的事」是文章的重點，並不太容易被忽略；但是「同學」這個題素，可能就容易視之為理所當然而忽略其涵義。這個題目之所以出「同學」而不出「師長」或「親人」等，自然有其不同的意義。然而其意義為何？這是需要帶領學生去解讀的。有可能是強調「同學」的身分彼此相當——年齡相當、生活經驗相當——，在此前提之下竟能從同學身上學到某件事情，則這件事情或許有「平凡中見不平凡」的味道了，那遠比偉人故事或偶像來得更平易近人。既然叫做「同學」，則創作主體自然可以與之「共同學習」這件「學到的事」。

「可貴的合作經驗」(基測 99-1)一題，可以區分為三個題素：「可貴的」、「合作」、「經驗」。「經驗」一詞較好理解，指涉為已經發生的事情；「合作」是文章的主調，什麼是合作？在什麼情況下合作？為何合作？如何合作？都可能成為撰寫此文的出發點。然而，「可貴的」一詞才是真正使此篇文章能夠具有質感的要素。當我們強調這個合作經驗是「可貴的」，就必須思考「什麼是可貴的」，「為何是可貴的」？是否能把此經驗的價值彰顯出來，才是這篇文章的關鍵。

由以上的舉例可知，所謂「審題」不只是看清楚題目而已，還必須仔細分析題目的各種題素，並且找出衡量其比重。有時候直接與主題相關的題目元素容易被注意，而那些看起來作為修飾的題素卻被忽視。然而，看似無關緊要的部分，卻與完成該篇文章有密切的關係。「常常，我想起那雙手」(基測 98-1)、「那一次，我自己做決定」(基測 99-2)當中的「常常」與「那一次」，都具有影響文章主旨發展關鍵性的作用。「常常」意味著影響之深，「那一次」則強調是關鍵重要的一次經驗。⁴「我在成長中逐漸明白的一件事」，題目雖然看起來很長，但依照審題分析的結果，重點在於「逐漸」一詞。撰寫此文必須把握「逐漸明白」，寫出在成長中由未知到明白的「過程」，那才是本題

⁴ 根據蔡宗陽教授審閱此文後的補充認為：這兩個題目也可以嘗試用文法概念解釋，本來應該是「我常常想起那雙手」、「我自己做決定的那一次」，考題之所以倒裝成「常常，我想起那雙手」、「那一次，我自己做決定」。「常常」與「那一次」移至句首，用意就在於強調。

目預設的方向。如果作者不能夠分析這樣的涵義，對於整篇文章的主旨確立或是在表情達意上就有可能產生偏頗。

(二) 身體經驗的呈現

然而，更深刻的審題還不只如此。創作往往來自於生活的具體經驗，⁵在作文教學實踐上，帶領學生進行對自身經驗的反思與回顧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回到我們的身體經驗，常常可以更深刻地去感受到某些我們習以為常的詞彙，其中具有多元而豐富的意涵。

以「我曾那樣追尋」(基測 198-2) 為例，這個題目可以拆解為「我」、「曾」、「那樣」、「追尋」。「我」代表創作主體的個人經驗，「曾」代表過去發生的事情，「那樣」意味著對程度的強調，至於「追尋」則是文章的主題。我們對於「追尋」或許已經習以為常地認知為「追求」某些夢想或理念等。然而，若是回到身體經驗理解「追尋」，我們則可以帶領學生有更深刻而且具體的思考。

「追」當然代表追逐。追逐的經驗可以有很多，在課堂上可以引導學生思考：曾經追趕過什麼事物？學生的回答大概會有如追公車(校車)、追小狗、追小偷……。當然，有些同學可能一時無法回想「追逐」的感受，這時候我們可以將此經驗連結到「奔跑」，例如田徑賽跑等。於是可以詢問：在「追逐奔跑」的過程中，身心理會有什麼反應？喘、流汗、黏膩、心跳加速、厭倦、想停下來、痛苦、憤怒、緊張、不甘心……。這些身心理的經驗隨著不同人的經驗而有各種答案，但都不離我們身體具體感受而產生的。

「尋」不同於「追」，「尋」是「尋找」的意思。因此，回到具體尋找的經驗中，可以引導學生：日常生活之中，我們可能尋找什麼東西？找鑰匙、

⁵ 關於這個觀點，並非本人的發想，起初由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林文琪教授於課堂上講授杜夫海納《審美知覺現象學》而來。關於身體研究，這幾年來在文哲領域非常熱門，有許多豐碩而多元的成果，那遠非本文能夠處理的課題。在這個研究思潮之下，觸發了本文的思考，但若具體說出回到身體經驗是由哪個脈絡中闡發而來，似乎遠離了本文的主軸，故於此不能細究。

找手機、找遙控器、找皮夾……。各式各樣遺失的東西都可能成爲我們在尋找的對象。如果這物品十分重要，那麼尋找過程中有的反應也就會相對明顯：有的人可能手忙腳亂地翻找，有的人可能有條不紊地找，有的人可能靜靜分析回想物品可能遺落的地方……，那心理反應可能是焦慮、緊張、生氣、沮喪，或者竟然也可能在找東西的過程中，意外發現了其他物品。⁶

(三) 習作與分析

這諸多可能都扣緊了我們具體的生活體驗，讓我們更能夠理解「追」和「尋」的意義。在作文教學現場，不妨可以讓學生先以「追」、「尋」的身體經驗完成文章，讓他們對此更有體認：

〈追〉 賴珮珊(時爲崇右技術學院五專部時尚造型系學生)

清晨透進車窗內的陽光，照刺了我惺忪的雙眼，手中握著一成不變的蛋餅早餐，懶懶地咀嚼著，眼睛勉強睜大了點，將視線投向車上的時鐘。驀地，被上面所顯示的時間給嚇醒了。糟糕！快趕不上火車了！連忙催促媽媽加快車速，媽媽跟著感染了我的緊張，手中的早餐連忙一口當三口往嘴裡塞，眼睛緊盯著時鐘看，又不時望向窗外，心裡咒罵著上班上課而壅塞的車潮，也責怪自己那貪睡的幾分鐘。終於，車子停靠在車站前，我抓緊包包，用力把車門打開，又像和門有仇一般把門甩上。拔腿就往車站的方向狂奔，天啊！瀏海又亂了，虧我早上還梳得整整齊齊，早知道就任它亂就好了。隨著急促的呼吸，轟隆隆的聲音在耳邊迴響，恨不得自己是飛毛腿一跳就可以跳過月

⁶ 此處的引導，實是一連串以「追尋」爲主題的「國文課」所引發並相互配合的成果。〈桃花源記〉、〈漁父〉、〈司馬季主論卜〉、〈赤壁賦〉、〈紅頭繩兒〉、〈哭屋〉都在不同的面向上扣緊了「追尋」的主題。以〈桃花源記〉意外進入桃花源到最後遍尋不著的過程，以及屈原在〈漁父〉中政治失意而形容枯槁的情況，顯現所追求的理想失落，都足以協助學生理解「尋」與「追」意義上的差別。類似引導我也曾以〈司馬季主論卜〉設定「迷惘」的身體經驗認識引導，雖然略顯粗疏，但其概念應用於教學上是相同的。可參見陳伯軒(2012：頁 70-74)。

台，直接飛奔上車。看到了下火車的人潮，心中更是暗叫不好，愛面子的我，看見別人因自己的慌張神態而投過來的眼神，就覺得好尷尬，多想趕快結束這一切。「嗶！嗶！嗶！」火車無情的啓動預備鈴，一聲聲鞭答著我急速奔馳——腳一跨，抓欄杆，站穩，門關，一切彷彿串通好這麼剛剛好。慌張的舉動畢竟還是引來眾人的目光，氣喘吁吁，發燙的臉也不知道是因為跑步還是因為困窘。呼，總之，好險趕上火車了。

〈尋〉 賴珮珊

嗯？幾點啦？腦袋才浮現問號，手就很乖的自動翻起了包包。唉，真亂！怎麼塞了這麼多雜物，害我東找西翻就是找不到我親愛的手机呢？心裡想著，嘴裡還很幼稚地對包包嘟囔著叫手机別躲了，快出現吧！明知道它聽不懂的，看來只好使用進階搜尋法。走到床前，高高舉起包包，將裡面所有的東西一股腦的往下倒。碰碰碰碰的聲音慢慢打碎了我的期待，隨著包包的重量越來越輕，卻始終見不到手机的影子，我的心也就越懸越高了。腦中開始有了「手机怎麼可能不在包包」的不安念頭。呆望著一床的凌亂如此刻心情，意識開始倒帶，倒帶至上一次看見手机的時間和地點。可是，可是怎麼想都是一片模糊，應該在那吧？好像又是在那邊才是。於是腦袋自動整理出了幾個可能的地點，二話不說，加快腳步上前一一尋找，隨著一個接一個地方落空，到底在哪呢？怎麼會不見呢？心情越來越煩躁，可能的地方都沒有，我開始東翻西找毫無目的地搜尋。找著找著，慢慢有了頭緒，遺失的記憶慢慢跑回腦中。啊！沒錯！就在那！洋洋得意地拉開了抽屜，看見了和我玩躲貓貓的手机，彷彿調皮的對我吐了舌頭。我享受著失而復得的愉悅滿足感，看著上頭顯示的時間，想想自己的焦急，不覺莞爾一笑。

由賴珮珊同學的這兩篇習作可以發現，回到身體的經驗，「追」、「尋」的過

程中有過的感受會十分具體顯現出來。在〈追〉一文中「媽媽跟著感染了我的緊張」代表在追的過程中，旁人也有可能因此替我著急，除了緊張之外，「心裡咒罵著上班上課而壅塞的車潮，也責怪自己那貪睡的幾分鐘」代表了一種怨人責己的情緒，尤其當「像和門有仇一般把門甩上」時，情緒有可能已經從緊張轉變為生氣了。在追求的過程中，旁觀者非身處其境，當然有可能因為當事者突兀的舉動投以注目，此時「發燙的臉也不知道是因為跑步還是因為困窘」一句則顯示了追求過程中的辛苦與難為情。〈尋〉則是將尋找手機的過程描述得頗為貼切，剛開始不耐包包的雜亂，乾脆「將裡面所有的東西一股腦的往下倒」，本來以為一定在包包裡頭的手機卻不見了，「打碎了我的期待」正說明尋找的過程中常常有的失落。如果要繼續尋求，那麼「意識開始倒帶」顯示了暫時性的冷靜，仔細盤算目標可能會出現的地方，最終究抵不過「心情越來越煩躁」。煩躁的心情一來可以說明尋求的過程中可能有的不耐，也可以解讀為對該目標的深執依戀。直到終究得到了目標，「享受著失而復得的愉悅滿足感」時，回頭反視自己一路上的情緒變化，「看著上頭顯示的時間，想想自己的焦急，不覺莞爾一笑」顯示了一種事過境遷的自我反省。

當然，每個人的身體經驗自有其特殊性，未必相同。所體認到的感受也會因為各種情境的不同而變化，這一切都需要交由創作者實際體驗才能夠呈顯對「追」「尋」有更多元的詮釋。重點在於，得到了這些身體經驗之後，創作者能夠將這樣的感受概念化，理解「追尋」過程主客體可能會有的種種境遇與反應，再以此作為主旨與題材搜尋的參考。這遠比一開始就以抽象概念理解「追尋」，有著更豐富且生動的質感，並且可以避免對題義過度熟悉後產生了過度簡化的問題：

〈我曾那樣追尋〉 趙昱甯(時為崇右技術學院五專部時尚造型系學生)

我曾經想成為一名出色的舞者。

我從五歲就有開始習舞，因為有興趣，所以想要學習這項技能。

久了，便也就想要從這條路走向未來。學習的過程中，我經歷了許多困難才學會了一些舞蹈中較困難的動作。直到我的努力也終於可以展現給大家知道的一天，那便是國小二年級時參加了「全國即興創造舞蹈兒童組」。這項比賽是由國小二年級的學生所組成，我們這一組學生有七十三位，每位同學都非常的努力練習舞蹈與學習新的舞步，除此之外，還必須培養彼此間的默契，使整體感更加完美。嚴苛的排練與反覆精進之下，我們終於在這場比賽贏得了首獎。之後我持續參加了各式比賽與許多公演，我享受著在舞臺上完成一個接著一個的高難度動作，我接受了大家的掌聲與讚美。我享受這一切，甚至以為舞蹈便是我的人生。

我的人生卻不只有舞蹈。逐漸我的課業壓力跟著我的年級越來越大，排擠練舞時間。我必須把握好課業才能夠說服家人繼續讓我習舞，在奔波往返學校與舞室之間，總是匆匆忙忙，連喘口氣的時間也沒有。後來因為時間的因素，暖身動作往往沒有確實執行。直到我的身體有了不尋常的疼痛，我開始擔心了。當我不得不去醫院進行檢查時，我非常地擔心與緊張。醫生宣佈了我的病情，我一時之間愣住——我的脊椎受了傷，以後可能沒有辦法再做出高難度的舞蹈動作了。不但如此，還得定期復建。我做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復健，但傷畢竟是傷，只能儘可能的減緩我的疼痛及不適，而有些舞蹈動作卻再也不能完成了。

身體的傷不易恢復，課業的壓力沒有因此稍減，我離我的夢想則是越來越遠。我放棄成為一名舞蹈家，但我並沒有放棄舞蹈家的精神。我仍然一直在尋找著如何把舞蹈表現得更完美更漂亮，常常參看許多的舞蹈表演和比賽，讓自己可以持續沉浸於舞蹈之美。畢竟這曾是我的夢想，畢竟，我曾那樣追尋。

趙昱甯同學的〈我曾那樣追尋〉算是一篇頗為結構完整的習作。如果我們以身體經驗的感受來重新理解〈我曾那樣追尋〉此一題目，我們便可引領

學生理解文章有可以發揮得更精彩之處。「追尋」過程中的種種反應，從「經歷了許多困難才學會了一些舞蹈中較困難的動作」、「嚴苛的排練與反覆精進」到「我享受著在舞臺上完成一個接著一個的高難度動作」乃至於最終「我離我的夢想則是越來越遠」等，雖然整個經歷確實是敘述了一場曾有過的追尋，但無論是「困難」「嚴苛」「享受」或「失落感」，都應該可以有更精深的刻劃。如果能夠作到這點，一則可以加長文章，使故事更完整；二來對於身心靈狀態的描述，也能有充分的練習與嘗試。

(四) 小 結

並不是只有「追尋」才能夠藉由身體化的思考引導學生，許多動作或是作為描述語的形容詞或副詞，都應該試著更深入理解這些詞彙在我們身心當中的作用。「我最投入的事」(學測 89)，要能夠寫出「投入」的感覺，就可以引導學生想像身體「投入」的動作，像是投入泳池的感覺，一種全身被團團包圍的感受。那麼，在創作此文時，若能從自己投入的事情當中對置身其中、身／深陷其中的感覺進行描述，寫出與自己投入的事情化為一體，或是融化於其中的境界，那麼必然可以使此文更引人入勝。

又如「探索」(指考 96)一題，若從身體經驗理解該詞，也許可以思考爬山時，沿著登山步道架設了繩索以供攀扶，登山客一掌一掌慢慢地摸索，朝著未知或已知的目的地前進。或是帶領學生思考是否曾經在整理一團打結的毛線、電線、耳機線等，越是理不輕混亂的情況，越是需要耐性慢慢將繩頭找出來。而一旦將繩頭找出，再順藤摸瓜，自然就會慢慢地將所有的糾結給解開了。如此「體會」題目，在創作「探索」一文時，就更能夠強調「探索的過程與心情」與「探索的方法」等。當然，從身體經驗對題目產生解讀，每個人解讀的方式與成果不盡相同，這都是可以在課堂上由師生再多加琢磨思考的。

身體經驗強調從個人出發，藉由具體感知來深化寫作意涵。身體經驗的探索與寫作的關係之密切，可以用一位體育老師的研究作為參考。他在〈籃球場上的身體經驗——肉身化知識的開發〉論文的結尾，反思寫作此論文時，

因身體經驗的自我覺察，而產生的奇妙效果：「身體經驗的探究與寫作，讓我有全新的『姿勢』經驗，爲了可以具體切近肉身化知識，身爲研究者的我，不斷意識到自己的既有經驗已經換化成一幕幕的景象，從圖象的記憶裡，我將身體的知覺，身體的動作，身體的韻律，身體的氣氛，從無意識的直接，提取到有意識的反思，再到與文字的切合。」(李佑峰，2008：頁 27)雖然這是該研究者對自己此論文寫作的反思，但是這段反思描述，不正也說明了肉身化知識對與我們寫作的主導與影響嗎？所謂「我將身體的知覺，身體的動作，身體的韻律，身體的氣氛，從無意識的直接，提取到有意識的反思，再到與文字的切合。」就是本文強調回到身體經驗，可以讓許多看似抽象的動作或情感，有更「具體」的展現，並且反思我們日常使用的諸多語詞，使其避免過度概化而顯得扁平單一。雖然以身體經驗作爲深度審題不能涵蓋所有的審題技巧，而不免有所侷限。⁷但是，對於日常生活許多詞彙的深化思考，確實提供了一個參考的方向。至於更豐富、細緻的教學實證與行動研究，還有賴各級教師持續研發修正。

三、多元思考與立意創新

(一) 多元思考的涵義

審題作爲命題作文的首要步驟，完成了審題，就必須立定文章的主旨。通常一篇文章只會有一篇主旨，那表明了文章核心想要傳達的訊息。若是主旨不明，縱使段落安排得宜、文句通順，仍舊難成爲一篇佳作。

主旨的確立往往容易根據生活經驗投射，因此，某些情況之下有可能造

⁷ 本文強調身體經驗來審題，只是眾多審題方式之一，並不能夠應用於所有的題目，例如「影響生活的一樣發明」(基測 101)或「寬與深」(指考 100)似乎都比較難從命題上找到與身體經驗呼應的部分。然而，由於注重身體經驗的觀念應用於作文教學，尚屬粗疏的階段，因此，究竟什麼樣的題目「不適合」，一時之間很難判定。保守地說，我們並不能夠輕率地認定某些「不適合」的題目究竟是眞的「不適合」，或許是因爲還我們還沒有研發出「適合的方法」讓這些語詞「重回身體經驗」。

成大多數人寫作的主旨高度雷同。當然，主旨雷同並不絕對影響文章的優劣。然而創作之所以為創作，便是在於創意。如果在立意上過於相似，勢必很難從眾多的作品中脫穎而出。為了避免有這種情況，可以訓練學生進行「多元思考」。

我所謂的「多元思考」，指的是根據作文題目揣想大多數人可能會有的聯想，通常這個聯想也可能是自己面對題目反射性想到的題材。⁸為了避免與其他作品太過相似，避開原來自己設想的主旨或題材，以不違背題目為前提，另外擬定不同的方向，以期在題材創意上具有區別性。

例如「我從同學身上學到的事」(基測 96-2)作為題目，學生第一反應往往由身邊的同學開始思考。但是如果我們重新定義「同學」，也許「同學」不再侷限於同班同學、同校同學，甚至像是在社團或校外團體中認識的同學，甚至有可能年紀差距很大者，當然也不算是違背題目的設定。又如「夏天最棒的享受」(基測 96-1)，若第一直覺想到的是與消暑有關的方向，那麼當然更可以反其道而行鎖定吃火鍋、泡溫泉等主題。

(二) 分析題素與多元思考

多元思考的目的，在於面對眾多作品評比之時，能夠不落窠臼、出奇致勝。但如何能夠多元思考呢，其實關鍵就在於審題。前面提到審題可以將題目分析成不同的題素，而這些題素則可以作為創作者多元思考的參照。例如「可貴的合作經驗」(基測 99-1)，這個題目可以分析為「可貴的」「合作」「經驗」。「經驗」代表的是過去式，似乎較難有所更動。但若重新思考「可貴的」與「合作」兩個概念，也許能夠得到不同的想法。通常，學生容易將校園生活反映在題材上，因此「合作的對象」往往是同學或朋友。那麼，我們亦可以重新思考，合作對象一定要是同學或朋友嗎？能不能與家人，或是陌生人？甚至，能不能與自己討厭的人合作？至於「可貴的」作為一種描述語，

⁸ 「針對一個題目應先思考如何發揮其菁華，通常第一層次能想到的，幾乎是每個寫作者都會觸及的，應該再深層思考，使得文章的立意深度化、創意化，才能讓讀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覺。」林素珍(2007：頁 138)，頁 138。

在本文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本文要寫得精采，一定得把「可貴的」感覺描述出來。但部分學生習慣著眼於經歷了合作之後而「成功」來定義可貴，換個角度想，能不能合作的結果是「失敗」，但是在合作的「過程」當中體會到其「可貴」之處呢？⁹另外，像是「常常，我想起那雙手」（基測 98-1），單就題目字面上的意思來說，「那雙手」具有許多的可能。如果當大多數的人都往正面涵義思考，也許可以從傷痕療癒的角度去回想曾經使自己受到傷害的那雙手。

事實上，多元思考並非故作新奇。創作是一種思維方式的體現，平常若能夠多嘗試轉換視野，對生活經驗便能夠有更廣闊的體認。有時候創作之所以缺乏題材，並非生活經驗不足，而可能在於我們習慣性的思考太過簡單，而忽略了隱藏在記憶深處的某些片段。當我的視野將「合作的對象」由認識的人轉移到陌生人上，也許過去曾有過相關的經驗便被喚醒了。但，若只是反射性以當下的生活情境作為框架，即有可能無法喚起非此情境中的相關題材。

(三) 習作與分析

民國九十年大學學測的作文題目之一為「快與慢」（學測 90），這種題目通常都會被視為是對立概念的題目。然而，當許多人都這麼想的時候，如果能夠利用多元思考，換個角度重新理解「快與慢」，或許可以寫出完全不同於原本對立概念下的文章：

⁹ 趙公正以「可貴的合作經驗」作為示例分析時，就談到此合作經驗結果的問題：「這個結果，可以從兩個角度來探討：一是『功利的角度』，這個角度寫的人最多，因為無論活動、表演或競賽，都可能完全成功、部分成功、或完全失敗，當然，一般人都會選寫完全成功，或大部份成功；二是『心得的角度』，這個角度比較深刻，比較不計較一時一次的成敗得失，甚至更珍惜失敗的教訓，因為失敗的種子，早晚能長出成功的果實；然而就考試作文來說，還是功利的角度會比較討好。」（趙公正，2010：頁 24）其實趙公正的分析並不完全正確，此合作經驗之「可貴」，未必在於結果。認為必須著重結果已然是陷入窠臼了，何況認為以功利的角度書寫結果在考試上比較討好也沒有根據。但，這裡確實點出許多人看到這個題目時可能有的設想：以成功的結局加強可貴的意義。

〈快與慢〉 陳立誠(時為薇閣高中學生)

緊張、多變，窒息，卻又令人亢奮；舒適輕鬆，悠悠哉哉又略顯慵懶。日常生活總是如此，不斷徘徊周旋於快與慢之間，或急或緩。多數時候我深陷其中，對生活節奏竟然沒有強烈意識，但只要聆聽與演奏鼓樂時，快與慢，總有美妙的交織。

鼓的節奏快慢因曲風而有很大的差異，爵士是慢，搖滾是快。每當聆聽搖滾樂時，總會沉浸在鼓聲之中，甚至忘了其他的樂音協奏、也拋棄了歌手的或高亢或抒情的呼告傾訴。我的腳隨著低沉的大鼓踩踏，我的手隨著高亢的小鼓而擺盪；當我的心中激盪起最高最險的浪時，突如其來清亮的鈸，敲碎了浪頭，爆裂出朵朵的浪花……。我總這樣專注而忠實地諦聽鼓聲，感受情緒一次又一次的波濤洶湧，彷彿所有的樂器或聲樂都是為了凸出鼓聲才存在。特別是面對一連串無止息的連續急奏，快速，且準確。每每接觸到這樣驚人的片段，我總想著如果能夠也培養出這樣驚人的能力該有多好。

後來，我終於苦苦練成了這令人激賞的能力，我也能這樣瞬間奏出毫無止歇的鼓聲。而我才明白，只要拿起鼓棒從台下一躍台上，快與慢，竟是如此地不同。當我飆速追求極端錯落的鼓音，當聽眾為我暴雨般落下的鼓棒而震懾讚嘆時，鼓譜在我的心中卻以無比緩慢清晰的速度平穩地流動。也許，在聽者耳中，搖滾樂的音符接踵而來，「耳」不暇給。但身為鼓手，我明白自己如何踏踏實實地一個音符、一個音符地演奏。或許對他們而言又是一陣旋風般的鼓面連擊，我卻徜徉於長風幾萬里，哪怕任兩個敲擊點再怎麼短暫，每個擊落的瞬間，依然自在自如、了了分明。

總以為快慢本是完全無法相容的對立的概念，直到我成為一名鼓手後，才真正領略，生活世界如同藝術的心靈，有時候不是那樣可以截然二分的。快中有慢，慢中也有快，鼓手與聽眾竟共享著相反相成

的節奏。這大概就是快慢之間最神奇的辯證，也最令人著迷的地方吧。

陳立誠同學的這篇習作，巧妙改變了「快與慢」看似對立的關係，而改成了融合的關係；甚至，他也不是直接寫快與慢的結合，而是藉由聆聽爵士鼓與練習爵士鼓的差異，使得他領悟「快與慢」不只是對立概念，也可能是相反相成的關係。這種巧妙改變題目隱藏的常識性的理解，不但有助於文章的創意，也確實帶來更為深刻的思考。

「失去」(學測 94)一題，就充滿了許許多多可能書寫的面向。在符合題目的前提下，大可以直接些失去了具體的事物或抽象情感、理念。也可以反過來表面上寫「得到」，實際上卻是寫「失去」。或者也可以寫「失去」了某些不好的東西，反而成就了更好的自己：

〈失去〉 陳立誠

從小，總就非常怕水，直到國中都是班上瀕臨絕種的旱鴨子。暑假前後的體育課往往是最害怕的游泳，原本好動活潑的個性，一到了池邊就畏畏縮縮，非常不自在。

一次又一次，我在沉浮掙扎於體育老師軟硬兼施的指導及同儕的揶揄逗弄，漸漸地我敢下水了，我手可以划，腿也可以踢，但我始終沒有辦法放下緊緊抓牢的浮板。想來，在茫茫大海抱住浮木的慘況也不過如此，那是我最後的底線，絕對不能妥協，萬一失去了浮板，只怕我會不斷下沉、下沉、再下沉，直到最低最底……。

但就國三仲夏的一次游泳課時，下課鐘響，同學們紛紛上岸準備盥洗離去。當我一如往常地抱浮板漂向岸邊，一個不小心，浮板彈出了我的手，輕輕巧巧地跳出水面，如同初獲自由的海豚，把我孤伶伶地遺落在原地。正當我要大叫，不斷襲面而來的池水淹沒了我的聲音。我急著上岸，我奮力掙扎，我划手，我踢腿，我除了緊張，腦袋一片空白，無論身體或心靈，都深深沉入幽暗的深淵……。就在此時，我的腳碰觸到了池底。一股電流竄遍全身，精神一陣抖擻，頓時所有

的緊張都成了自信，彷彿長出了翅膀，奮臂游向岸邊。

這短短的一瞬間，大夥都還沒來得及注意的小小插曲，卻意外地撫平了我對水的恐懼。此後，我下水不再需要浮板，開始能夠與同學們一起訓練泳技，我時常慶幸曾失去那「賴以為生」的浮板，甚至充滿感激。若我未曾經歷過這意想不到的失去，或許至今仍然依憑浮板才敢下水，那麼我真正失去的，將是在泳池中盡情遨翔的自在與勇氣。

陳立誠同學的這篇習作，描寫自己因為不善游泳，必須借助浮板才敢下水。卻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浮板，心裡一陣緊張之時，才發現其實自己早已學會了游泳的技能。當他以為自己必然沉入水底，卻在碰觸到池底時，「一股電流竄遍全身，精神一陣抖擻，頓時所有的緊張都成了自信，彷彿長出了翅膀，奮臂游向岸邊」。因此，他寫的是「失去」依賴已久的浮板，得到的是在「泳池中盡情遨翔的自在與勇氣」。這種寫法，從「失到得」或是「由得而失」，都是屬於多元思考時可以帶給創作者的啟發點。¹⁰

其他的如「最珍貴的禮物」，絕大多數人都會以收到禮物的角度去書寫，其實也可以從替別人準備珍貴禮物的角度來寫。「等待」容易從創作主體等待某人某事闡發，但若發現其實自己是處於「被等待」的位置，甚或能夠巧妙結合二者：當我在等待別人的時候，別人也在等著我。那麼文章不但具有創意，也具有較為深層的涵義。「回家」(指考 94)，可以重新詮釋「家」的涵義，未必是家庭。或者也可以不寫回到家，而是寫回家的過程。¹¹民國八

¹⁰ 林素珍整理發現，「失去」一題「大部分考生所敘述的不是祖父母往生就是外祖父母往生，後悔在長輩生前沒有珍惜彼此相處的時光，徒留遺憾。另外，失戀者也不在少數，不少考生透露自己在國中小就開始戀愛，後因個性不合或是升學因素而分手了，評閱起來大同小異，顯示考生只能從較浮泛的層面談問題」。相對於這樣的觀察，就能夠對比出陳立誠同學的習作運用多元思考得宜，在題材上也不與他人重覆。引文見林素珍(2010：頁 150)。

¹¹ 林素珍整理發現，「回家」一題，「最常見的情形是：爲了，『回家』，先演出一場『逃家事件』，就在逃、回家之間，才發現『家是最好的避風港』。也有考生說到家的溫暖，嘆息無家可歸者的悲情，並提醒大家珍惜自己的家庭，像這樣爲了迎合題目而刻意製造出來的情境，顯得生澀而牽強」。林素珍(2010：頁 153)。

十四年學測的題目為「青春」(學測 84)，卻無任何的引導說明。想當然許多人都會直接想到「年輕」，但若換個角度，描寫一個年紀老大的人，卻有著青春的心境，或是將此理解為「春光」之意，再由「春光」結合年輕意義之「青春」，不可不謂有創意。另外，像是「逆境」(學測 98)一題，看起來能夠在題義上發揮創意的地方有限，其實如果從「逆」與「迎」反義共詞的角度來理解題意，則「逆境」就是我們必須去「迎接的處境」。如此，雖則這個道理人人皆明白，但因創作的路徑別具巧思，就更容易吸引讀者的注意了。

(四) 多元思考的限制

多元思考當然也有其限制。

首先，多元思考只能夠提供一個不同平常習慣性思考的角度，所以無論再有創意，也不能夠違逆「題目」。例如「想飛」(指考 95)一題，若想著與眾不同，最後卻寫出類似「我不想飛，只想腳踏實地」之類的主旨，就根本性地違背了「題目」。因此，「可貴的合作經驗」終究是「可貴的」，「夏天最棒的享受」(基測 96-1)就一定是「夏天」的「享受」。「那一次，我自己作決定」(基測 99-2)，也不能因為想要求新求變，導致將文章寫成「我自己做的決定就是不做決定」的主旨，這樣恐怕都會造成與當初的命題產生矛盾。

其次，若是在考試當中，命題作文也有可能受限於考試時的引導說明。例如在「夏天最棒的享受」的引導中，已經點明「你很可能喜歡在酷熱的夏天裡運動、閱讀、乘涼，甚至吃火鍋……」，¹²則「吃火鍋」這種與消暑無關的活動，似乎在此文章中未必就具有創意了。另外像是「最遙遠的距離」(學測 90)，其引導明白指出「有人以天文學的角度說：還在不斷擴大、無從探測邊界的宇宙，就是最遙遠的距離；也有人說：最遙遠的距離，是生與死的永遠分別；更有人說：最遙遠的距離，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卻不知道我愛你」，¹³則想以「距離的實際遠近」作為多元思考的創意點，效果都會大打折扣

¹² 「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網站：<http://www.bctest.ntnu.edu.tw/>，上網時間 2011 年 11 月 20 日。

¹³ 「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網站：<http://www.ceec.edu.tw/>，上網時間 2011 年 11 月 20

扣。「走過」(學測 96)的作文引導則強調必須寫生活空間的轉變：「這些生活空間的改變，背後可能蘊藏許多故事或啓示。請你從個人具體的生活經驗出發，以『走過』為題，寫一篇文章，內容必須包含：生活空間今昔情景的敘寫、今昔之變的原因、個人對此改變的感受或看法，文長不限」。¹⁴類似這種情況，既然已有作文引導說明的限制，能夠利用多元思考發揮創意的部分就不容易了。

與「快與慢」類似的對立式作文題目，在民國八十七年學測有「追求流行，迷失自我」、「追求流行，表現自我」(學測 87)的對立題目，但這則題目因為考題限制「在文章中必須選定一個立場議論，不可正、反兩面皆論」¹⁵因此，就不能如前述「快與慢」進行將二者巧妙融合的方式立定主旨。

前文提到「我從同學身上學到的事」一題，當中的「同學」因為年紀相仿、生活經驗相同，因此，這個題目多少有點「平凡中見不平凡」的意味；然而若從「同學」一詞進行多元思考，將「同學」設定為年齡較長、生活經驗較豐富的人，就不見得有「平凡中見不平凡」的感覺了。利用分析題素進行多元思考，會對命題設定不同的寫作方向，有時候也不一定哪個方向或策略比然是較好的，終究還是得回歸創作者的生活經驗。

(五) 小 結

廖玉蕙於《文學盛筵：談閱讀、教寫作》附有一篇〈有關學測作文的十二點叮嚀〉，其中就有談到「應儘量避免一些陳腔濫調」，另外也提到「所謂『創作』，貴在創意」(廖玉蕙，2010：頁 314-15)，她曾在另一本書《文字編織》分享某次批閱公職考試作文的經驗。那次的題目為「一顆螺絲釘」，「可想而知，應考者多半忖度命題動機，以公務人員類比螺絲釘，強調螺絲釘雖

日。

¹⁴ 「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網站：<http://www.ceec.edu.tw/>，上網時間 2011 年 11 月 20 日。

¹⁵ 「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網站：<http://www.ceec.edu.tw/>，上網時間 2011 年 11 月 20 日。

小，缺之不可，其用大焉。除了公務人員之外，清道夫也是應試者最熱門的類比對象。幾乎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考生，都被這兩種職業所箝制。考生寫作的雷同度相當讓人吃驚，連文章中所用的成語相似度都不可思議的高。『天生我才必有用』居首，『小兵立大功』其次，『妄自菲薄』第三，幾百份考卷評閱下來，不禁要擲筆長嘆考生創意的缺乏」(廖玉蕙，2007：頁 187-188)。由此可知，在立意上容易產生先入為主的預設，是常有的問題，多元思考的目的就是為了讓我們在立意上能夠突破自我的思維習慣，這個工夫仰賴平常多加訓練與實踐。若能如此，則作文就不會只是成為教條化、模式化的文字而不堪咀嚼。

四、結語：反思與檢討

針對命題作文創作一篇佳作，從審題、立意、取材、布局到實際撰寫、潤飾，有一連串必須要注意的過程。審題與立意，可說是撰寫一篇文章最首要的兩個步驟，正因為如此，本文雖然不涉及創作的其他步驟之討論。但針對深度審題提出分析題素與身體化感知的想法，期望藉此能夠開拓作文教學上一些不同以往的視野。

尤其是回到身體經驗的認知，有助於我們活化日常使用的詞彙，不僅對於審題有相當大的幫助，也有助於我們去欣賞與「體認」文學作品。至於主旨之確立，是一篇文章的核心。針對這個部分，本文不再重複強調主旨確立之重要性，而是提出「多元思考」的概念，這不但有助於找出嶄新的路徑，深遠地看，也是一種活絡思考的方式。多元思考所要改變的是我們習以為常的思考模式，若能夠時常轉換自己第一時間所預設的視野，自然在立意取材上，會有不同的結果。創作之為創作，最擔心的就是泥於某些準則教條而不知變通，多元思考為創作一篇文章初始的用心，本身就具備了創意的無限可能。

一個教學概念的提出與實踐，需要許多師生的反覆操作與省察，以期得

到修正與補充。行動研究應用於教學上，非常重視省思與實踐。張德銳、李俊達(2011：頁 154)相關研究指出：「省思的內涵至少包括三項重點：第一，省思活動是個人追求成長的歷程，它是動態的而非靜態的。其次，省思的內容來自於生活經驗，而非無中生有，例如教師日常所做課程設計、觀察學生學習以及同儕團隊互動等等，都是引發教師省思的重要經驗。第三，省思過程中個人必須維持良好的省思態度，方可透過主動謹慎的全心投入，裨益專業的推進。」高博銓(2010：頁 27)也提到：「教師雖置身於複雜萬端的教學活動中，但他是社會實踐行動中的個體，必須發揮其主動性和批判性，促進教學的討論和發展，不斷地開展其個人經驗，同時建立自己的價值體系，以謀求教學成效的提升。」

相對於這樣的反思與實踐，本文只能說是針對作文教學「審題」、「立意」上初步提出如「身體經驗」、「分析題素」、「多元思考」等概念，若要歸類於「行動研究」，則本文立場或許可視為「行動研究」當中的「行動前的反思」。本文提出的概念與實際教學嘗試都皆尚屬粗疏，無論是在理論的闡發或教學現場的行動研究上，仍有許多的不足。但縱然提得簡單，這些概念在作文教學上卻有值得深入開展研發的價值。本文淺陋之處在所難免，尚祈博雅方家，不吝指導賜教。

參考文獻

- 仇小屏 (2005),《「限制式寫作」之理論與應用》,臺北:萬卷樓。
- 田哲益 (1989a),〈作文的第一步工作——審題方法(一)〉,《中國語文》,384,頁 47-51。
- 田哲益 (1989b),〈作文的第一步工作——審題方法(二)〉,《中國語文》,385,頁 26-32。
- 田哲益 (1989c),〈作文的第一步工作——審題方法(三)〉,《中國語文》,386,頁 34-37。
- 王更生 (1996),《國文教學面面觀》,臺北:國立師範大學中等教育輔導委員會。
- 李日剛 (1976),《作文技巧與範例》,臺北:益智書局。
- 李佑峰 (2008),〈籃球場上的身體經驗——肉身化知識的開發〉,《運動文化研究》,5,頁 7-29。
- 林素珍 (2007),〈國中學生命題作文之抽樣分析——以寫作所犯的錯誤為主要探討範圍〉,《東吳中文學報》,14,頁 127-161。
- 林素珍 (2010),《歷屆學測、指考國文考科新型寫作試題析論》,臺北:富春文化。
- 高博銓 (2010),〈透過反省思考提升教學成效〉,《研習資訊》,27(4),頁 27-36。
- 陳伯軒 (2012),〈〈卜居〉與〈司馬季主論卜〉比較——教學策略之示例展演〉,《國文天地》,320,頁 70-74。
- 陳滿銘 (2007),《新編作文教學指導》,臺北:萬卷樓。
- 張德銳、李俊達 (2011),〈教學行動研究對中學教師教學省思影響之研究〉,《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7(1),頁 151-177。
- 趙公正 (2010),〈語言表達作文能力訓練(115)——以 99.5.22 第一次國中基測作文為例〉,《中國語文》,637,頁 20-27。

廖玉蕙 (2007),《文字編織：讓寫作變容易的六章策略》，臺北：三民書局。

廖玉蕙 (2010),《文學盛筵：談閱讀、教寫作》，臺北：天下雜誌。

蔡世明 (2003),《近百年來我國中學國文教學的發展》，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蔡宗陽 (1977),《文燈：文章作法講話》，臺北：國語日報出版社。

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http://www.ceec.edu.tw/>。

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http://www.bctest.ntnu.edu.tw/>。

In-depth Theme Examination and Multi-thinking of Topic Composition

Po-Hsuan Chen *

Abstract

Because examining and establishing the composition theme is the primary step of composition, a number of composition teaching studies have emphasized examining and establishing themes. However, the majority of studies have repeated this subject without further exploring the method to examine and establish themes. This study uses teaching experience incorporated with relevant arguments to propose the idea of using “body experience reflection” to improve in-depth theme examination. “Multi-thinking” is used as an innovative method to establish themes. Cognition that reflects body experience helps us embody familiar phrases and appreciate literature works. Multi-thinking can assist us set creative themes. From a forward-looking perspective, multi-thinking broadens our horizon. Although this study only discusses in-depth theme examination and multi-thinking, its discussions can be used as references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Keywords: Topic Composition, Theme Examination, Multi-thinking, Body Experience, Composition Teaching

* PhD. Student,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s49081026@yahoo.com.tw.